

品花宝鉴

[清] 陈 森 著

主 编 李 梦 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城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1487.2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334 - 7
定价:2156.00 元**

目 录

第三十一回	解余醒群花留夜月 萦旧感名士唱秋坟	 (1)
第三十二回	众名士萧斋等报捷 老司官冷署判呈词	 (14)
第三十三回	寄家书梅学使训子 馈赈仪华公子辞宾	 (26)
第三十四回	还宿债李元茂借钱 闹元宵魏聘才被窃	 (40)
第三十五回	集葩经飞花生并蒂 裁艳曲红豆掷相思	 (55)
第三十六回	小谈心众口骂珊枝 中奸计奋身碎玉镯	 (72)
第三十七回	行小令一字化为三 对戏名二言增至四	 (87)
第三十八回	论真贋注释神禹碑 数灾祥驳翻太乙数	 (101)
第三十九回	闹新房灵机生雅谑 装假发白首变红颜	 (116)
第四十回	奚老土淫毒成夭阍 潘其观恶报作风臀	 (129)

第四十一回	惜芳春蝴蝶皆成梦 按艳拍鸳鸯不羡仙	(144)
第四十二回	索养贍师娘勒价 打茶围幕友破财	(156)
第四十三回	苏蕙芳慧心瞒寡妇 徐子云重价赎琴言	(169)
第四十四回	听谣言三家人起衅 见恶札两公子绝交	(185)
第四十五回	佳公子踏月访情人 美玉郎扶乩认义父	(198)

第三十一回 解余醒群花留夜月 萦旧感名士唱秋坟

话说华公子看到得意处，把酒来敬子云诸人，合席只得满饮了一杯，共赞聘才、子佩作得出神入妙，非寻常戏脚所能。

少顷，二人下台，子佩便指着文泽骂道：“你是不懂好歹的！我在台上费力，你倒在那里说长道短的批评我。”文泽极口叫冤道：“我何尝批评你，你这般瞎挑眼！我与静宜先生说闲话。”次贤道：“真是讲闲话，况且你唱得如此绝妙，赞不绝口，尚何评论之有？”华公子笑道：“我听得他们说，你倒真像个阎婆惜。你若化了女身，也是个不安本分的。”子佩道：“好嘛，你们逼我上台，又要取笑我！”徐子云向聘才道：“魏兄这音律实在精妙，将来尚要请教，如闲时可到敝园走走。”聘才连连答应道：“晚生是无师传授，都是听会的，就是上台也是头一回，莫要见笑。”于是大家猜拳行令，闹了一会。

钟上已到子正时候了，子云道：“才到秋分，不应如此夜短。”次贤道：“亦觉久了，你试一人静坐到此刻，颇不耐烦。”子云道：“已交十五日的子时，到天明已快。请撤了席，止了戏，大家谈谈，天明我们也要散了。”张仲雨道：“此刻早已开城了，要走也可以走。”华公子道：“忙什么？到辰刻散不迟。”即吩咐撤席止戏。家人整顿茶具，泡好了香茗送来。子云留心不见琴言，但见珊枝靠着屏风有些倦态。华公子查起琴言来，珊枝回道：“他身子不快，睡了。”

原来琴言每逢热闹中，便触起他心事，就要伤心。又见冯子佩与聘才串戏，眼中颇瞧他们不起，转托珊枝，托病而去。

华公子又叫诸旦上来，不用衣帽，俱穿随身便服，都令序齿坐在一边，便道：“我知你们于戏曲之外，各有一长，或是诗词，或是书画，或是丝竹等技，今日与前次俱以戏酒耽搁，不能使你们一试所长。此刻尚早，会诗的不妨吟几句，会画的不妨画几笔，不必谦让。”诸旦默默无言。子云与文泽站起来道：“妙，妙！待我来分派。”即对着蕙芳道：“媚香是长于诗的，瑶卿是长于丹青的，静芳是长于舞剑的，香畹是长于书法的，仙是长于填词的，蕊香是长于猜谜诙谐的，瘦香是长于品箫的，小梅是长于吹笙的。可惜玉依又病了，他倒会一套《平沙落雁》。”华公子便命叫他起来，又吩咐珊枝拿了琵琶来。家人把些笔砚乐器都搬了出来，分摆在各处。次贤道：“我来点将。先劳玉依与瘦香把琴箫和起来；再点瑶卿画一幅，媚香、香畹、仙对景吟诗，题在上面；再点珊枝与小梅笙、琵琶竞奏；再点蕊香猜几个灯谜、说个笑话；末点静芳舞剑。溜亮风生，亦可如渔阳三挝矣！诸公以为何如？”众皆称好。

诸旦依次而行，琴言不得已，双锁蛾眉，把弦和起来。这边漱芳依谱吹箫。琴言一来心神不佳，而且手生，生生涩涩的弹了一套《平沙》，洞箫倒吹得和平。华公子摇摇头道：“琴声不佳，箫声倒好。”子云道：“琴本难学，也还亏他。”次贤道：“想你不长弹，生疏了。”琴言道：“有半年不学了，方才第四段第三句几乎想不出来。瘦香的箫比从前更好了。”漱芳道：“我是有老师课学，静宜先生隔三日必教我一吹，所以不生。”琴言默然，抚今追昔，颇觉感慨，几乎落下泪

来，只得退后站了。次贤、子云亦颇惻然怜念。

这边袁宝珠摊了一幅绢在画案上，左右凝思，画些什么呢？想了好一回，不得主意。蕙芳、素兰立在面前，低低的问道：“你画什么？我们好先定主意，打起腹稿来。”宝珠正想不出头路，便扯着他们走到栏前，商量画些什么才好。限时刻的，又不能用工笔，若写几笔兰竹也不合景。蕙芳道：“我想了一个题目在这里，但不知合你的意否。依我只须画一个小手卷，用墨笔写三两处楼台，加些丛林修竹，远近布置，上面画一个月，用花青水烘他几片彩云烟雾，便是今日的光景，题为《良宵风月图》，何如？”宝珠听了，心中大喜，背着人作了一个揖，便入座放大了胆，三分工、七分写，用王麓台法挥洒起来。次贤与诸人不便来看，又恐怕他画坏了。次贤远远留心，觉得下笔甚快，毫无拘束，已觉面有喜色。那边蕙芳等三人挤在一处，只见李玉林俯首凝思，素兰把串香珠数个不了，蕙芳只管看着宝珠落笔，尚暗暗的指点他。不到半个时辰，已经画完，成了二尺余长一个小横幅。华公子与子云等走近来，赞不绝口。华公子看了甚是欢喜，大赞道：“却实在亏他，怎么能够如此！无怪乎近来个个说他们的才貌，正是羞死从前那一班爱钱的相公了。”次贤又替他略略的润色了几处，竟成一幅好画。华公子即问蕙芳道：“你们题的想是有了。”蕙芳道：“有是有了，只是不好。”便站在桌边找了一张笺纸，写了一首七绝。华公子念道：

良宵灯月赏秋光，丝竹纷纷斗两厢。

我道嫦娥畏岑寂，遣风吹送上华堂。

华公子念罢，拍案叫绝。次贤、文泽、子云俱绝口称

妙，说道：“我们闹了一天，被他只用二十八个字非特说尽，而且有余，我辈反不能如此！”华公子又念了两遍，只是赞叹。文泽道：“好是极好了，第三句还要斟酌几个字。”蕙芳道：“就请一改。”文泽道：“可改作‘想是嫦娥怕孤寂’，诗意较淡远些。”大家都说改的极好。仲雨、聘才暗暗吃惊，不料他们个个如此，向来疑他们有代笔，今日面试是的确无疑了。惟冯子佩也不来看，桌子上放着一大盘桂花，他便撮了一把，问书童讨了一条红线，自己捏着这一头，叫书童捏着那一头，一朵一朵的堆在线上，顷刻结成了一个大花球，手中轻轻的抛了几抛，走过来挂在华公子衣襟上。华公子取下闻了一闻，笑道：“你辛辛苦苦的结成，你自己受用罢。”子佩接了，又到那边弄琵琶去了。

素兰、玉林也都写出来，先看素兰的是：

满泛金樽玉液浓，秋光和霭似春容。

嫦娥宫殿层层后，照澈珠帘十二重。

华公子一样赞好道：“工力悉敌，竟是元、白同时了！”子云道：“也要改两字，第三句‘嫦娥’二字与前首相同，不若改作‘广寒宫殿层层后’，不好么？”素兰道：“果然改得好。”始而子云恐素兰不及蕙芳，及到此刻才放了心。再看玉林的填词，填的《一痕沙》小令。看词是：

娇舞酣歌深院，绣锦屏香软。珠履客三千，集群贤。

月若有情留住，人若有情休去。莫听晓鸡鸣，乱啼声。

看者都是满面笑容，越发说好，道：“真是柔情香口，纸上如生，能不令人爱煞也！”华公子道：“实在极好！但我

要换几字：‘集群贤’换作‘会群仙’，‘乱啼声’换作‘只三更’，可好么？众人一齐道：“好！”次贤叫他们快些写上。蕙芳、玉林都要素兰代写，华公子不依，只得各自写了。大家又赏叹了一回，于是静坐，听珊枝的琵琶与春喜的笙。

珊枝斜坐着拨动檀槽，只见指法如雨洒芭蕉，声韵如滩头流水，满怀春色绕乱一堂。加之笙韵高低，声声应和，听得人人色舞眉飞，四肢愉快。弹了《月儿高》一套，大家也赞了一回。

吹弹过了，要桂保的诗谜来了。桂保道：“是人给我猜，还是我给人猜呢？”华公子道：“我给你猜。”随口念道：

碧纹浅衔起参差，今岁春来已较迟。

我道灞桥诗思少，不如赤壁夜游时。

桂保想了一想，笑道：“公子说的是风、花、雪、月四样，真作得好。”华公子道：“真心灵，一猜就着！”冯子佩道：“我说一个你猜：

未用时千包万裹，到用时粉身碎骨。

谁知一肚黑心肝，也能窜上云霄里。

桂保笑道：“这是爆竹。”华公子道：“这样不通谜子，也要人猜！”子佩道：“何以见得不通？”华公子笑道：“爆竹自然要他响，你这放不响的爆竹要他何用？”众人笑了。聘才道：“我也说个不通谜子，请都你猜猜。”念道：

惊天动地怒如雷，一去谁知不复来。

比似疆场发浩叹，古人征战几时回。

桂保笑道：“也是爆竹。”张仲雨道：“方才嫌子佩的不响，所以他第一句就从响字作出来。”

此时晓风飘飘，晨钟已鸣，东方发白。华公子即催兰保

舞剑。兰保扎起双袖，掣出青锋，先展个门户，却也抑扬顿挫，满眼生光，到后来竟是一道寒光，连人也看不见了。大家痛赞了一阵。兰保舞完，已是红霞满天，朝曦欲上。今日是中秋，各人未免俱各有事，都告辞起身。华公子不便再留，整衣送客。子云等又将零星玩物分赏众旦毕，各人同散，华公子直送出穿堂方回。惟冯子佩因乏已甚，已在留青精舍榻上睡了。聘才也自归房。华公子吩咐书童，好好伺候冯子佩，一面也进内室。诸旦约齐出城，且按下不题。

十五日一日过了，到了十六日，王恂、颜仲清约了史南湘来望子玉。子玉自七月中病好，调养了二十余日，已经强健。知琴言身落华府，不可复出，大有看破红尘之念，歌场舞席绝不与闻，惟独坐一室，茗碗香炉，周旋其间；名为看破，实情怀未断，犹时一念及，涕泪漉漉不能自解。十五日，到王文辉家一走，王恂、仲清约定明日午刻去望田春航、高品。子玉已吃过了早饭，在书房等候。不多一会，史、颜诸人已到。南湘坐了，与子玉叙谈。仲清、王恂先进内室，见了颜夫人，略坐一坐，即出来喝了一杯茶，即催子玉同走。外间已套上车，子玉也不换衣服，云儿恐怕寒冷，包上了几件棉衣。

上了车，来到春航、高品寓处，一问都已回寓，遂同下车进内，一直走到里面。只听高品一片笑声，夹着些燕语莺声在内。在春航斋中，见苏蕙芳、李玉林在内。高品、春航见了四人进来，不胜欢喜，让坐了，苏、李二相公也都见了。略谈了几句，仲清便问闺中的事，春航、高品多属得意。仲清道：“湘帆的文章请教过了，是一定得意的。卓然的文章快拿出来看看，想来定有出人头地的好处。”高品道：

“不好，不好，不必看他。”王恂道：“什么话，就不好也要看看。”南湘道：“这三道题，卓然一定见长，就不看也不妨。”子玉道：“倒底看看怎样。据我愚见，却有几样作法，注疏上有可依有不可依的。”高品道：“我那日忽然神思昏昏，不成一字，到晚随手乱写，完了卷就算账。首艺虽有草稿，也不知团在什么地方去了。”即到自己房里寻了出来，众人看了一遍，连诗稿也在上面。南湘看了一半，即不看了。王恂道：“作却作得超妙，太短些，看来不过四百余字。”子玉道：“笔老格高，此等文场中是少有的。”高品对子玉点点头道：“庾香还有点眼力。”仲清道：“卓然，你论这篇文章怎样？你说句良心话。”高品道：“说好也使得，说不好也使得，横竖场中不论文，中也不算侥幸，不中也不算抱屈。”仲清又问南湘道：“你看湘帆何如？”南湘道：“我看湘帆必定中魁。卓然的或遇见那荒疏的房考，或者倒中元也论不得的。”仲清摇头不语。高品取过文稿扯碎了，道：“得失自有一定，不必论他，谈谈别样罢。大约我总中一个给你看。”诸人遂各无言，当是高品气忿了，各说闲话。

苏蕙芳说起前日在华府中怎样题诗画画等事，细述了一遍。听得众人欢喜，又叫他们念出来，各人赞了一回，尤赞玉林的词更为工妙。高品道：“强将之下自无弱兵。你们看仙这首词，外边那些头巾纱帽作得出来么？”子玉道：“果然，就是华公子这几个字也改得好。”又问了琴言几句，玉林、蕙芳也细细说了，子玉又发起怔来。忽然高品的小使进来请他说：“有客要会。”高品即忙出去，有好一刻工夫尚不进来。南湘道：“什么人这么长谈？”春航道：“近来卓然有些古怪，找他的不一而足，却非寻常往来，都是俗陋不堪的

人。前日我的小使见他的管家拿了好几封银包进来，问他，他说不知谁的。”仲清道：“是了，卓然也穷极了，自然要作这个买卖。况且这篇文字是信手写的，不然何至忙到如此。”南湘道：“不错。你听他说‘总中一个给你们看’这话，就明白了。”高品送了客去进来，大家住口。

蕙芳道：“难得你们诸公可巧全都在这里，今日我作个东道，请你们何如？”王恂道：“甚好。”高品道：“相公不是要请分子？”蕙芳笑道：“被你猜着了，我真要请分子。”众人当是玩话，都应允了。蕙芳命人到饭庄子上备了一桌菜来，众家人相帮摆好。蕙芳即恭恭敬敬的安了席，众人诧异道：“媚香今日忽庄严如此，想来真要请分子么？”蕙芳应道：“我早说过，几时见相公的酒可是白喝的么？”大家一笑坐下。高品道：“可惜少了一客。”蕙芳问是“少谁？”高品道：“今日倒不可少潘三。”蕙芳啐了一声。一连敬了几杯酒，玉林也帮着敬酒，吃了几样菜，蕙芳便在靴掖里拿出几页纸来，像是写的一篇文章，递与首府史南湘道：“竹君先生，我今日请分子就是为此，你看了，待我再说。”

众人不解，都凑近来看时，题目写的是《香雪先生传》。蕙芳又叫跟班的拿进一个小包解开，一并送上。诸人看是《香雪遗稿》共两本，诗文并列。南湘一句一句的念出，念完才晓得即是蕙芳教书教戏的业师，竟是个名士出身，因不第，焚弃笔砚，入班教曲，生平著作甚富。蕙芳进京相投，亲如骨肉，所有才技，皆师所传，已于某年月日病故，旅榭无归，暂寄停城南寿佛寺。今其寡妻弱子访寻而来，一路狼狽不堪，到京始知香雪已故多年。蕙芳知道了，即倾囊相助，得二百金，除盘费外，尚够经理其家。并求萧次贤画像

征诗。其子元佐年十三岁，贫不能入塾读书，而天姿颖悟，过耳不忘，每到人家书塾，听书默志在心，“五经”已熟一半。蕙芳的意思欲浼诸名士或作诗，或作墓志，或作传，以表扬潜德，阐发幽光，且以盖其前愆，裕其后裔。

诸人一面看，蕙芳一面讲，讲到伤心处，便呜咽起来。众人为之动容，一齐站起道：“此等高义，今人所难！我等自当盥沐敬书，表其万一。且香雪有如此高弟令子，即落魄而死，亦无遗恨。”春航与子玉更觉赞叹不置。南湘道：“这篇传，你自己作的么？”蕙芳道：“都是实话，就是少些文气。”仲清道：“也好，请湘帆润色润色就好了。”即说道：“我与他作篇诔。”王恂道：“我作几首挽诗罢。”南湘道：“我作墓志。”春航道：“把他的作了略节，我另作一篇传如何？”蕙芳道：“更好，这原算略节，用不得的。”子玉道：“大文章你们都作了，我们作什么呢？我只好作篇赞罢。”高品道：“赞也很好。我作篇祭文倒沉痛些。”仲清道：“我们何不约齐了他们几个弟子，到黄昏人静后去祭他一祭，并多凑些盘费给他何如？”春航等都说：“这更好了！”蕙芳即叩头谢了，慌得众人齐来扶起。从此人人皆视蕙芳如畏友，连玩笑都不肯了。

南湘道：“他定于何日起灵？”蕙芳道：“三十日子时，二十九日三更光景。”南湘道：“我们这些文章，倒要早早的作起来，刻成一集，刷印几十本交他带回。其分金各人量力而行，或者如度香、静宜、前舟，也可叫他们出一分。我们约齐了，到二十九日夜二更，到彼一祭就结了。他们那些徒弟，媚香自去张罗罢。”众人说道：“很好。”蕙芳道：“祭也可以不必，也不敢当。况庙宇窄小，也无容身之地。赐些笔

墨已荣耀极了，何敢当再祭奠？且外面俗眼甚多，反为诸公添些物议。”南湘道：“这倒不妨。他也是士林中人，人也知道，且到那几日再议。我看湘帆似不能少此一举，我辈附尾亦无不可。”今日有蕙芳这一请，诸人动了恻隐之念，不能尽欢，到了初更各自散了。

明日，南湘、仲清即致札与子云、前舟诸人。数日后，都送了些分金，并有几首歌行。南湘、仲清看了，点过分金，是子云二十四，文泽十六，次贤二十，共五十二两。仲清道：“我们共有六分，每人八两，共凑成一百两也就够了。”南湘道：“很够了。”于是又致札众人，两三日间都要凑足。诗文共遗集俱已发刻停妥，印刷一百部，用银六十两，蕙芳一人出了。花部中曾受业于香雪者，现有四人：袁宝珠、王桂保、金漱芳、陆素兰，或学书，或学诗，皆为高弟。此四人也共凑百金，连蕙芳的共有四百金。母子二人并一老仆，三人雇舟由运河而回，也就极宽裕了。到了二十八日，仲清又到南湘处商议明日之事，并说“大约有几个不愿去的，庸庵畏首畏尾，防他严亲知道。庾香更不说了，那古庙里三更半夜的，也不好叫他去。”南湘道：“我倒想着个主意：即是此举也不专为祭他，我们藉此可以散步野游。不如日间携樽而往，一献之后，即到锦秋墩“浩然亭”上，与那些相公一叙，不很好吗？”仲清道：“果然好，我未想到。如庸庵、庾香不来，我们四人罢了。”于是又同到春航处约定，即叫春航备了酒肴，于午刻在那里等候。

南湘到了明日，即约仲清骑马出城，到了寿佛寺门口下了马，马夫拴在一边，已见五六辆车歇在那里。进得门来，古刹荒凉，草深一尺，见群骡在那里吃草。颓垣败井，佛像

倾欹，进了弥陀殿尚不见一人。只见大雄宝殿两边坍了一角，风摇树动，落叶成堆，凄凉已极。才见一人从殿后走出来，仲清认的是蕙芳的人，见了垂手站住。仲清问道：“他们在那里？”那人道：“尚在后面，待小的引道。”走到殿后西边一个门内，是一带危楼，门窗全无，走过了才是三间小屋，堆满桡柩，约有二、三十具。见一柩前有一小桌，点着香蜡，想就是了。天井内东边又有一重小门，进了门有三、四间小屋，春航、高品与蕙芳等都在其内，有一个老僧陪着。春航、蕙芳迎将出来，南湘道：“这么个所在，阴惨怕人，怪不得有人不肯来。”蕙芳忙拖过条板凳，放在上面，请他们坐了。仲清道：“人已齐了，就奠一奠，我们往锦秋墩去逛罢。”蕙芳即将祭筵就叫在那屋里摆起来，蕙芳上香，素兰奠酒，漱芳执壶，宝珠上菜，桂保焚纸。春航、南湘、高品同行了一个礼，五旦连连叩头代谢。大家也都坐不住了，急忙的叫人收拾，给了和尚一吊钱，一齐走出庙来。南湘、仲清仍旧骑马，余人上车，从人挑着担子，一径往锦秋墩来。

疏林黄叶，满目萧条。约行一里有余，已到了墩前。此墩巍然若山，上有梵宇，顶上建一大亭，名“浩然亭”。四围远眺数十里，城池村落尽在目前，倒也有趣。春航道：“今日目击荒凉，心殊难受，及到此处，觉得眼界一空。”高品道：“这个锦秋墩我竟没有到过，竹君想来是游过的了。”南湘道：“我是第一次。我因前日偶见前人有《题锦秋墩》诗，所以知道。大远的路，谁到此间来？”仲清道：“其实也好，天天在热闹地方，也应冷落一回。”南湘道：“这个寿佛寺就冷落够了，剑潭你说，惟清心者能叩寂，志淡者能探

幽，那个庙里，你敢住几天么？”仲清笑道：“若到此地位，也不得不住。晚间月明风静。或者有些鬼狐来盘桓盘桓，也未尝不佳。”高品道：“剑潭总喜作违心之论。”素兰道：“我若是一个人，就是日里也不敢进去。”桂保道：“那些棺材破烂的甚多，我看晚间只怕有鬼。”漱芳道：“亏那和尚，只有一个徒弟，一个香火，竟不怕。若果真有鬼，和尚怎么好好儿的呢？”蕙芳道：“你几时见鬼吃过人？我前日听那和尚说，每到阴风暗雨的时候，或是夜深，叫的叫，哭的哭，是常有的。”

宝珠道：“你们听见怡园闹鬼没有？”蕙芳道：“没有。”素兰问道：“怎么闹鬼？”宝珠道：“看桂花厅一个小使叫春儿，爱吃果子，每逢赏花请客的果子，他捡了藏在一个坛子里。那天晚间，有个大马猴知道了，便来偷吃。春儿睡了，听得满地抛果子响，问又不答，拿灯出来又照不见什么。睡了又响，重又出来，那晓猴儿躲在一个熏笼里。春儿拿了把刀，无心走到熏笼边，那猴儿忙了站起来，顶着熏笼连窜带跑出去了。春儿火也灭了，刀也掉了，神号鬼哭喊起鬼来。对门的青儿跑出来，刚撞着猴儿，毛绒绒的一扑，就栽倒了。闹得多少人起来，只见地下一大个熏笼，都想不出什么缘故。春儿说五尺多高，一头黄发的鬼，又说是青面獠牙的鬼，还伸开五指，打他个嘴巴。倒议论了两天，到第三天将晚的时候，看得那猴儿进来，又想偷果子吃，才明白了，不然差不多闹到上头都知道了。”大家都笑起来。

蕙芳预备了两 蔬菜，四样点心，就借庙中厨房作起来。九人于地下铺上垫子，席地围坐。春航与蕙芳相交了半年，久成道义之交，今复见其仗义疏财，深情感旧，愈加敬

畏。再想起自己去年及春间的光景，竟至潦倒穷途，势将沟壑，若非蕙芳成就，虽满腹珠玑，也不能到今日。对西风之衰飒，怆秋景之萧条，烟霏霏而欲雨，云黯黯而常阴，不觉悲从中来，泪落不已。众人不解其故，独蕙芳略知其故，亦已泪满秋波，再经宝珠等一问，愈忍不住。想起从前落难光景，若非香雪提携，早已十死八九了，到此不觉的放声一哭，哭得众人个个悲酸。南湘心中发恶，便痛喝了一大碗酒，对着一带远山舒啸起来。清风四起，林木为摇。高品道：“看你们哭的哭，笑的笑，胸中都有如此 ，独我高卓然胸中空空洞洞，如无肠国民一般。孙登之啸，不过形狂；阮籍之悲，亦云气馁。古人登高作赋，感慨系焉；我们今日聊且一吟，何如？”南湘道：“好，你先起句。”高品道：“悲壮淋漓，莫如填首《贺新凉》。我得了起句在此。”即念道：

世事君知否？古今来桑田沧海，不堪回首（高）。只有词人清兴好，日日狂歌对酒（史）。正秋在断云残柳，试马郊原闲眺望（颜），问金台可要麒麟走？魂已去，更谁守（田）？天涯我已飘零久，共晨昏，棋枰茗碗，二三良友（高）。死者千秋长已矣，说甚名传不朽（史）！只 填胸如斗，诗唱秋坟聊当哭（颜）。听呜呜击破秦人缶，且一醉，莫 （田）。

大家吟了一遍，哈哈大笑。天要下雨，遂无心久留，急忙收拾。南湘搭了蕙芳的车，仲清搭了素兰的车，一路而回。到得家时，已萧萧疏疏落起细雨来。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